馬氏南唐書/卷17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卷十六 ◄

南唐書
卷十七 義死傳 下

► 卷十八

皇甫暉

皇甫暉山東人也事石晉為密州刺史虜陷中原暉與秦州刺史王建來歸授神衞軍都虞侯俄拜江州節度使周師伐淮南暉率江州屯兵會劉彥貞等以拒周師彥貞舉止躁撓失大將體而暉獨持重軍陣整肅士樂用命雖中原名將往往憚之及彥貞敗死天子徙正陽橋於下蔡暉與林仁肇爭之不勝周有神将操鉞一麾暉衆大敗收兵返走且戰且行欲退保滁州時滁州守将王紹顔先遁去城中已亂暉力戰創重死於天兵子繼勳別有傳〈寶訓曰太祖擒皇甫暉於滁州是受命之端也國光閑話曰太祖挺身力戰劒血服衲既而擒暉〉

孟堅

孟堅初事王昶為建州裨將延政與曦有隙堅知其必敗會邊鎬伐建陽堅以其衆先降鎬等資其策以取南閩及陳覺矯命攻晉安堅　馮延魯軍中李仁達先求救於越越以兵數千人入城助守而江淮諸軍大集四面合勢晉安窘甚越人沿海濟師旁岸阻濘藉篙乃可登南面諸軍聚而射之篙不得施久之延魯曰城所以不下者恃此為援也却吾軍以誘之登岸殲其援城必降矣堅曰敵至此已久進退不可求一戰而死無路爾今與之戰必致死力可盡殺乎不若堅壁以拒之援兵遠涉大海不戰而困城可圖也延魯不聽揮兵少却越人登岸未定堅曰可擊矣延魯又不聽既而合戰延魯敗走堅死之諸軍皆潰

陳喬

陳喬，字子喬，世為廬陵王笥人。祖岳，仕大唐，為南昌觀察判官，著《唐書》，自高祖訖於穆宗為統紀一百卷行於世。父濬，仕吳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撰《吳錄》二十卷。喬幼敏悟，耽翫文史，以廕授太常寺奉禮郎。

烈祖即位，頗器重之，遷尚書郎，拜中書舍人。元宗既失淮甸，耻其降號欲授機務於太弟而陳覺之徒因有窺竊之計，輒謂元宗曰，“ 宋齊邱嘗贊烈祖變家為國終成大業，是社稷之臣也。今若委以國事庶寧邊鄙而陛下優游遂處以養喬松之壽遵鼎湖之躅亦千載一遇也。 ”元宗由是欲傳位，而以齊邱輔政。喬聞之排閤，而入諫曰，臣聞社稷之重焉可假之他。人今且授之則百官朝請皆歸齊邱一民尺土非陛下所有尚能制齊邱而再有之乎臣見淖齒李兗復作而讓皇幽囚於丹陽亦陛下之所親見一日垂涕泣求為田舍翁不可得矣元宗愕然曰，“ 微卿幾落賊人彀中 ”於是，引喬入見后及諸子指，喬曰此忠臣也他日國家急難汝母子可託之我死無恨矣傳位之意遂止而齊邱黨與亦由此以敗。及元宗南遷，留喬輔太子監國。

後主即位，遷吏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門下侍郎，兼樞密使，遂總軍國事政由已出。李平、潘佑之死，亦因喬間焉。開寶中，太祖皇帝遣使召後主入朝，後主欲往以喬為介，喬曰，“ 陛下與臣俱受先帝顧命委以社稷大計今往而見留則國非已有悔将何及臣雖死實靦面於先帝。 ”後主曰，“ 苟不得已而，入其如稽緩之讓何？ ”喬曰，臣請坐之後主由是連年拒命皆喬為之謀也及王師問罪喬誓以死守時降樞密院為光政院喬為光政使而張洎為副同掌機密嘗語後主勢雖迫蹙二臣之節不隳也及城将陷後主自為降款俾喬與世子仲寓開城門納之喬遽歸府以款投於承霤後主促之愈急喬入見曰自古豈有不亡之國乎降無益也〈喬意欲與後主俱死而不忍言〉臣請城下一戰而死後主執其手泣曰盍與我北歸喬曰臣當大政而致國家如此非死無以報臣死而歸之以逆命之罪則陛下保無恙也掣其手去入視事堂召二親吏解所服金帶遺之曰吾死掩屍無泄遂自縊二吏徹榻瘞之後主求喬不得張洎曰已死北軍矣語未畢而王師遽入後主俘於京師太祖皇帝責其拒命勞師果以陳喬固執為對喬為人孝悌惇睦宗族之貧者分禄以給之雖居權要家無餘貲先喪其妻後主為娶國戚喬曰臣家素貧窶不能成禮後主貸之俾就婚焉惜乎不知時變死非其所然亦忠於所事者也金陵既平改葬喬初求喬屍不得或見丈人衣黄半臂舉一手障面及發其瘞以右手加額如所見焉

劉彦貞

劉彦貞，吳功臣信之子也，授大理評事，累遷屯田員外郎。父喪免，起為将軍，遂

歷武職連刺海楚二州長於吏事聲績日洽拜濠州節度使承劉崇俊虎政之後裁以法度吏民頗服及移鎮壽春漸自矜大務為聚歛以奪民利壽春有安豐塘溉田萬頃彦貞託以浚城隍大興工役决水城下而田畝皆涸因急其徵賦民皆鬻田而去彦貞取上腴者賤價買之於是復漲塘水歲積巨億賂遺權要以沽聲名魏岑受賄尤劇羣議雜然推唱以謂彦貞用兵如韓彭理民如龔黃倚之若長城及周世宗征淮甸命大將李穀攻自壽州元宗使彦貞督諸路兵出拒周師以江州皇甫暉為援李穀曰吾無水戰之具而使唐兵斷正陽浮橋則我背腹受敵乃焚其芻糧退屯正陽是時世宗親征行至圍鎮聞穀軍却意唐兵必追之遣李重進急趨正陽曰唐兵且至宜急擊之彦貞等聞穀退軍皆以為怯裨將咸師朗曰追之可大獲劉仁贍使人喻之曰君來赴援未交戰而敵人退不可測也慎勿追逐君為大將安危以之脫有不利大事去矣前軍張全約亦曰不可追彦貞曰軍容在我汝輩何知沮吾事者斬其舉止躁撓貪功自任　　如此比至正陽而重進先至未及食而戰彦貞施利刃於拒馬維以鐵索又刻木為獸號捷馬牌以皮囊布鐵蒺藜於地周兵見而知其怯一鼓敗之彦貞死於陣初彦貞鼓行劉仁贍曰未戰而奔必有伏兵我師遇之無遺　　也乃號令軍中為城守之備既而彦貞果敗諸軍皆潰惟張全約帥所領奔壽州以其覆軍喪地自彦貞始故恩不及其子孫交泰元年贈彦貞中書令而已

朱令贇

朱令贇，大將軍業從子也。常從業軍初為小校趫捷善射椎首鷹目軍中號朱深眼累遷神衛都虞侯會林仁肇卒以令贇為鎮南軍節度使王師問罪後主召令贇赴難令贇至湖口與諸將議曰今若前進而王師據我後則上江阻隔退乏糧道亟為虜矣乃以書招南郡留守劉克貞代鎮湖口克貞病不能舉令贇遲之後主命益急使者旁午令贇不得已自潯陽湖縛大筏載軍糧器用戰艦數百艘欲斷采石浮橋直趨金陵或説令贇曰江水淺澁不利舟筏可俟盛夏大江汎溢順流而下勢不可禦令贇曰業已進俟盛夏乎遂帥水陸一十五萬至虎蹲洲與王師遇令贇不識兵機自乘大航危簷重構建大將旗幟中流指麾王師聚攻之令贇先創巨舟實葭葦灌膏油欲順風縱火謂之火油機至此勢蹙乃以火油機前拒而反風迴煽自焚大筏水陸諸軍不戰而潰令贇投火死糧器俱焚煙焰不絶者浹日自是金陵絶無外援以至於亡

胡則

胡則為江州副使金陵既下後主歸於京師諸郡皆送款則謂所部曰吾等世受主恩忍負之遂殺謀降者嬰城固守朝廷遣使諭旨猶不奉命将軍曹翰帥師圍城三年則誓以死守城将陷太宗皇帝嘉其盡節於所事遣使諭翰城下日拒命之人盡赦之使人至獨木渡大風數日不可濟及風定而濟則翰已屠江州無遺　　適一日矣

嗚呼甚哉死之難也非死之難而處死者為難也非處死之難而擇其所處為尤難是故或輕鴻毛或重太山其死雖一而輕重之異者在得其所與不得其所爾劉仁贍輩於死生之際亦庶幾焉